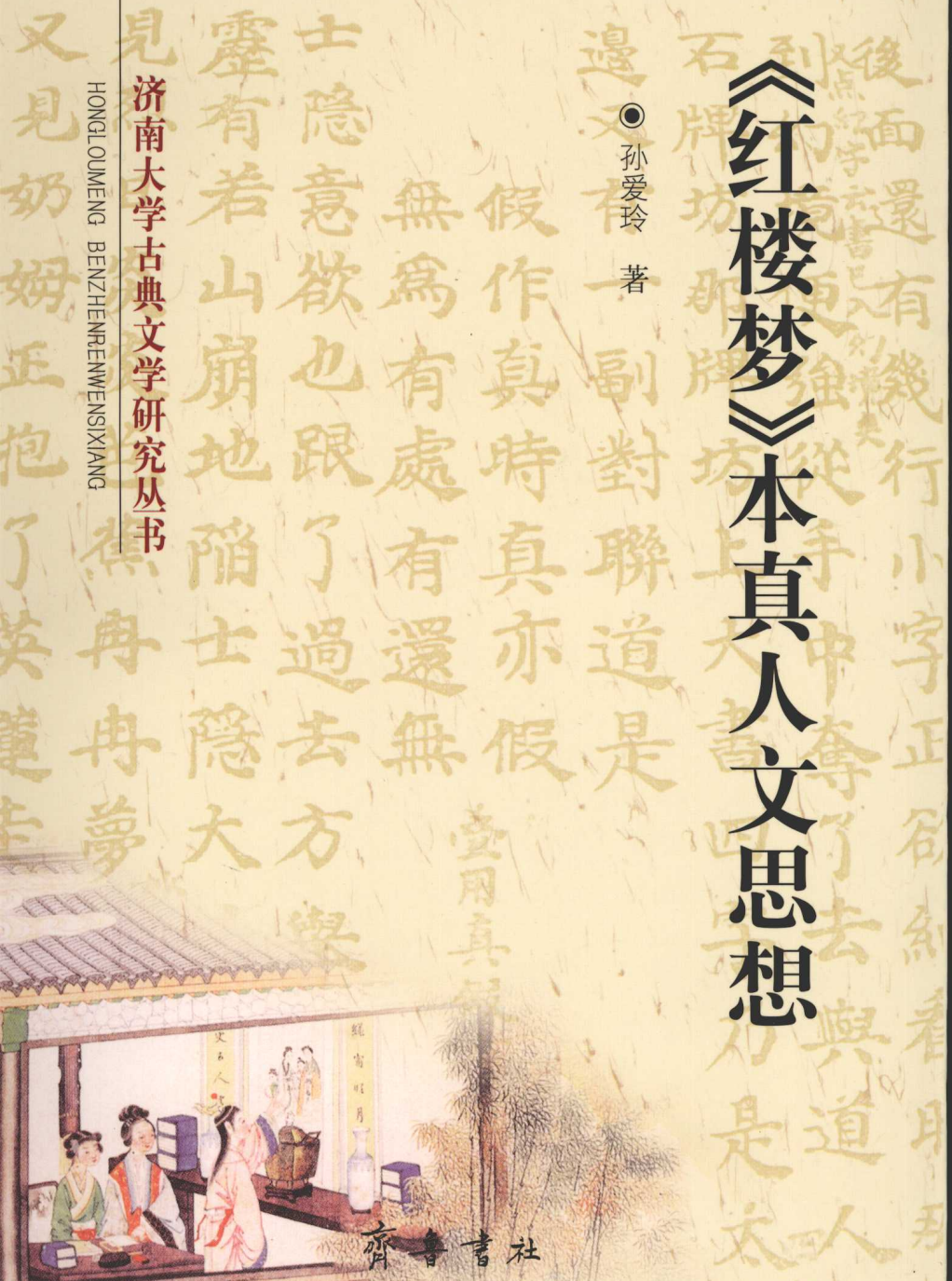


《红楼梦》本真人文思想

◎ 孙爱玲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HONGLOUMENG BENZHENHENWENSIXIANG



齊魯書社



《红楼梦》本真人文思想

● 孙爱玲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HONGLOUMENG BENZHENRENWENSIXIANG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本真人文思想 / 孙爱玲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8

ISBN 978-7-5333-1849-9

I. 红… II. 孙… III. 红楼梦—人文科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3532 号

《红楼梦》本真人文思想

孙爱玲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12

字 数 302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49—9

定价: 27.00 元



作者简介

孙爱玲,苏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有明清小说、明清戏曲、传统思想文化史等。近年来在《红楼梦学刊》、《苏州大学学报》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出版有《〈红楼梦〉校注》、《〈传习录〉译注》等书。

内容简介

本书在本真存在视阈下对《红楼梦》人文意蕴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在对传统“人文”概念、明清“性灵”思想本真内涵源流考辨的基础上,深入辨析了《红楼梦》前五回“通灵”哲思的整体构想,其中对“意淫”具有的情感之精神层面内涵的发明突破传统积习阐释的窠臼,引人深思。在此基础上,本书作者提出“本真情”的原创思想,并对“本真情”的结构、作用机制有初步建构与阐释。下篇从真、善、美三个层面对《红楼梦》以“意淫”为绝特品质的“本真情”内涵作了立体结构的动态解析。本书为“面向事情本身”,体悟《红楼梦》思想实情打开一条崭新路径。

引言

开启生命存在的本真视阈,是思入《红楼梦》人文思想“本来面目”的一条崭新路径。在这条澄明路径上,一个“混元运物,流而不注”的精神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奇妙无比的精神世界里,我们追寻小说思想之神踪,时而有相触相摸之感觉,时而有“迎之未来,揽之已去”之惊叹。流连于其中,沐浴着思想的光华,令人神清气爽。最为重要的是,本真视阈的开启让我们获得了一种深刻的感悟:《红楼梦》的思想精微而深邃,小说之“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原来乃“无非情实”!

生命存在本真视阈的开启,导源于笔者多年来对《红楼梦》思想蕴涵的诗性哲思的整体感悟,以及对这种诗性哲思统摄下个体有情生命具体展开描写的深切领会。而这种感悟与领会则是直接受益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本真之思的启发。在海德格尔本真存在之思的启发下,我们得以深入到中华文明的思想核心——“道”之境界中,去发明《红楼梦》的深层人文奥义。

在通往本真存在的道境层面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红楼梦》所传达出的对生命个体本真存在意义之精深博大的思考。《红楼梦》整体呈现出的个体生命存在由本源的、内在的化生机

制(气化)而具有的源始朴茂性,以及个体生命存在由本源的、内在的化生机制(气化)而具有的动态生成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升华超越性,以及个体生命存在源于大化、归于大化的终极指向性。所有这些,无不表达着曹雪芹对人类生命本真存在深邃而宽广的理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展现的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特性,是他对人之“情实”,即人类生命本真存在思考的思想结晶,当然也是本书要着力探讨的核心内容。

《红楼梦》“大旨谈情”,其深层人文奥义就是在对人之“情实”,即人类生命本真存在的思考中显露神踪的。而人类生命本真存在亦是中华文明核心思想“道”之终极旨趣所在。小说之“通灵”,即是通“道”,通达人之“情实”,通达人之本真存在。“致广大而尽精微”,《红楼梦》终极旨趣指向“道”(本真存在)的这种深邃意蕴,作者通过小说所呈现的有情个体生命历程最具体、最细致、最生动地传达了出来。事实上,曹雪芹笔下人物形象所呈现的个体本真生命样态,形象生动地呈现着海德格尔所指称的“此在”人之源始维度的内在神韵^①;更有对海德格尔

① 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上世纪最有深远影响力的德国哲学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之广大、深远,我们从当代中西方思想界对其研究、关注之热情不减可窥见一斑。而且,他的影响超出了哲学领域,涉及神学、文学批评、历史学、心理分析或广义上的人文学科。他的语言独特,“里边充满着以各种方式——比如让共词根的一大组词相互影射,用词的字面意义或词源义而不用它为现代人所熟悉的现成意义”等等,“构造出的语言游戏,以及由此种游戏所开显出的一个无法被还原为概念命题的纯在场的思想意境。”“如果你确实领会了这语境和意境本身说出的东西,就会感到,这种思考和表达的方式实际上为人们打开了一条理解各种终极问题的新道路。”(引文见张祥龙著:《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海德格尔思考存在的意义,“此在”是其哲思的入口处,也是其哲思的基础与核心。“此在”不是翻译、理解和诠释的事情,而是属于“存在本身”

“此在”人“能在”本质在超越维度上的深度发明。《红楼梦》中人物形象之所以发显出生命本真存在的深邃意蕴,源于曹雪芹对中国传统具有的“有无相生”哲学思想的思考与发明,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具有着丰富的本真存在思想资源。不仅如此,《红楼梦》建立在“有无相生”整体哲思基础上的“以情悟道”思想,还使《红楼梦》呈现出了一种西方哲思所不曾有的与天地同流的奇妙境界,彰显着“天人合一”终极道境之意蕴。

《红楼梦》作者“以情悟道”的诗性哲思之宏观构想,通过小说人类有情个体生命具体历程的描写,将小说博大精深的本真存在(“有无相生”的“道”)之人文旨趣淋漓尽致。由于在宗法专制体制社会的主流思想领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本来就有的深邃而丰富的本真存在思想之累积一直缺乏一种灵性的思维向度去感悟它,缺乏理性的思辨去阐释它、发明它;因而,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思考与阐发在主流社会的思想意识中一直隐而不见。不过,在传统主流社会体制思维框架之外的“性灵”思想中则保存了中国人对生命本真存在之“道”的大量记忆与深思,而

的“思”之事情。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是对人的命名,是指人的生存,其根本意向是“让”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海德格尔力图打开已凝固化的总是作为什么来呈报自己的人自身,进而让人这种非现成存在者的生存现象在括去了一切什么之后自身显示自身,即逼出它,让它在场并维持住这种在场。“此在”这种显现、在场具有的源发朴茂与动态生成蕴涵对我们理解《红楼梦》呈现的个体生命本真样态的机制、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德格尔长期对于中国“道”的兴趣和他的思想与中国早期思想的内在关联使得他的思想没有让我们感到陌生,而感到的是熟悉和亲切。“海德格尔对于‘道’的兴趣与他本人的思想‘道路’息息相关。这首先是指他在思想方式上的突破已使他不能真正满足于西方现有的绝大多数学说,而形成了与东西方最古朴生动的源头进行对话的要求和能力。”(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6页)

《红楼梦》则是集传统中国人这种对生命本真存在之“道”思考的“性灵”精粹的经典作品。

《红楼梦》前五回作为小说的总纲,高度浓缩了作者对人类生命本真存在及其意义的人文思考。其中“以情悟道”作为小说的根本旨归,其语出自早期抄本甲戌本第五回结尾处的一段话(早期其他抄本不见此语)。警幻仙姑以“意淫”深嘱宝玉,并让他领略了“仙阁幻境之风光”:

携宝玉可卿闲游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群,忽尔大河阻路,黑水淌洋又无桥梁可通,宝玉正自彷徨,只听警幻道:“宝玉再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度之。而今偶游至此,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①

这段结尾处警幻用“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一句作归结(后一句“守理衷情”：“守理”，守自然之理，其目的在“衷情”。这句话是对“以情悟道”的补充解释。实际上“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就是对儒家原典“道由情出”的发明与深化)，作者已明白无误地告知读者“以情悟道”就是对前面(“从前一番”)大段的“意淫”奥义的归结。“以情悟道”是以最精要的语言将《红楼梦》以“意淫”为精魂的本真情人文思想奥义的终极旨趣浓缩表达。作者让警幻用“以情悟道”之“意淫”来启悟宝玉，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寻找《红楼梦》本真存在人文意蕴神踪的“澄明”之路。

^①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本书所引《红楼梦》正文,凡不做注明处,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红楼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是“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根本^①,它最集中、深层地表达了中国人对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生命本真存在(“本来面目”)的思考。而《红楼梦》“以情悟道”思想,作为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思考,不论是从源始层面、超越层面,还是从终极层面上,都与中华文明传统中这个“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根本之“道”神脉相连,相互发明。在《红楼梦》中谈“情”离不开“道”,谈“道”离不开“情”。《红楼梦》作者以最广博的心胸、最深邃的识见,灵性发见并深度开拓着中国人对生命本真存在(“道”)的丰富深邃的感悟,并将它与早期原典的“情”思想蕴涵以及明清时期“性灵”思想、文学中对“情”的理解结合起来,提炼出“以情悟道”之人文思想精义,使小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人类生命本真存在之奥义。

海德格尔存在论睿智而深彻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解悟中国传统思想的“道”之本真意蕴提供了最好的思辨武器。海氏存在之思的本真思维路径为我们理解《红楼梦》“以情悟道”人文思想内涵开启了一个思入作品“本来面目”的全新视野。这种本真的视野为我们揭去蒙在《红楼梦》作品上的“金粉尘垢”,发见作品丰富深邃的思想奥义提供了最切近的思维路径。在海德格尔生命存在本真视阈的启悟下,我们得以深入到本源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道”之丰富深邃的源始意蕴作深层的理解并由此而引发我们对《红楼梦》“以情悟道”人文思想的深刻领悟与深度阐发。当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所具有的宇宙万物本源之蕴涵,以及人与宇宙万物一体,人与大化同流、“天人合一”的

^①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

深邃广大之旨归,以及“道”意蕴所呈现出的宇宙万物及人类生命的生机盎然之壮观景象等蕴涵又是独具中国魅力的。海德格尔对中国古老的“道”思想意蕴十分关注,并深深叹服其中蕴涵的博大精深之奥义。他认为中国古老的“道”,“能够是那为一切开出道路之道域”^①。可以说,在西方思想家们对宇宙万物及其人类的本真存在思考之外,中华文明思想(如“道”)中具有深邃蕴涵拓展着人类对宇宙万物本真存在的理解之路。

清代初期所诞生的文学巨著《红楼梦》,是集中国传统“性灵”人文思想精华于一体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宗旨在“以情悟道”,作者通过对人类情感的诗性哲思和对个体生命情感体验的具体描写,在存在的道境上充分彰显了人类个体本真生命的源始朴茂、不断超越、精进有为以及归于大化、与大化同流的无限深邃之意蕴。小说作者通过文学作品,最深刻地展示了中国人人文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在《红楼梦》中,人们尽可以通过作者生趣盎然、生机活泼的描写充分领略生命本真存在所带来的审美享受与心灵净化,进而体悟人与宇宙大化同流的美不胜收的生命本真终极境界。

《红楼梦》在本真存在境界上展示的对个体人情感生命的深邃思考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今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极速发展,而人们的精神情感生活却极度的苍白干瘪,说人们处于一种情感的迷失状态,丝毫不是危言耸听。一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族类,其情感迷失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族类,其感情本在内忧外患中已有严重的畸异变化;进入当代,人们在个性极度张扬的社会氛围中,感

^① 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425 页。

情世界却面临着又一次深层迷失的危险,感官欲望的极度膨胀与放纵发泄就是其表征。在神性精神引领缺失的情况下,社会上出现的所谓“感情改革”、“性情开放”,必然导致人类本性的情感之片面化、干瘪化、简单化、低能化。

当然,引导中国人走出这种深度的情感迷失,并不是“没有参照,没有榜样,没有典范”。事实上,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精华都是可以拿来作“参照”、“榜样”、“典范”。“寻求解救的力量,解救的方案,解救的道路,解救的家园”就在我们今人对历史上人类精神财富的整理、扬弃、发明之中。人类精神财富之精华作为现实的“参照”、“榜样”、“典范”,引导人们走出情感迷失的歧途,需要当代人自己行动起来,对古今中外的人类思想精华进行理性的清理与创造性的转化,从而服务于现实人生。对此,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责任感,笔者经过多年的思考与研究,完成了这部书稿。希望本书的探讨能够裨益于现实人生。笔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本真情”思想及其所做的思考,许多方面只是一个初步展开,筚路蓝缕,抛砖引玉而已。其中粗陋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予以指正。如果读者在本书里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笔者则幸莫大焉。

本书——“《红楼梦》本真人文思想”,在人类生命本真存在视阈中展开分析论述。其整体思路框架形成于对传统“人文”思想、明清“性灵”思想及文学创作的梳理辨析与对《红楼梦》文本情感内涵的体悟、思考。笔者在对传统“人文”思想蕴涵和明清“性灵”思想及文学创作的源流考辨的基础上,以《红楼梦》作者提出的“意淫”思想作为思考研究的突破口,通过对“意淫”蕴涵的人类情感之精神层面具有的生发性、无限性、丰富性的阐发,为本书“本真情”思想的提出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笔

者通过对“本真情”思想之内在结构、作用机理的思辨,从本真情之真、本真情之善、本真情之美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切入对《红楼梦》丰富而深邃的本真人文内涵的领悟。我们希望能够对《红楼梦》的人文内涵作出贴近作品思想实情的、立体而全面的阐释,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有所发明。

目 录

引 言	1
上篇 “人文”——“性灵”——“通灵”的本真意蕴之辨	1
第一章 中国传统“人文”义的两种理解路径	4
一 西方人文思想发展简述	4
二 中国传统“人文”义之蕴涵	11
1. 礼乐教化之“文”	12
2. 自然本真之“文”	19
第二章 “性灵”思想源流之辨析	26
一 “性灵”词义探源	26
二 “性灵”思想的孕育	28
三 明清“性灵”思潮之消长	33
四 “即情以求性”——明清“性灵”说辨析	37
1. “性灵”说之本体	37
2. “性灵”说之发用	43
3. “性灵”说之体用关系	48
第三章 “以情悟道”——《红楼梦》“通灵”之辨	51
一 “道”义原始	53

二	“通灵”开端之威猛	61
三	“通灵”之源始动力	69
四	“太虚幻境”与“警幻仙姑”	77
五	“通灵”哲思之核心——“意淫”	81
第四章	本真情之思辨	98
一	本真情之内涵	98
二	本真情源流之辨析	103
1.	情的源始义及早期阐释	103
2.	明清时期之本真情感论	110
3.	明清时期文学创作之本真情意蕴	128
下篇	《红楼梦》本真情真善美之思	147
第一章	《红楼梦》本真情概说	147
第二章	《红楼梦》本真情之真	156
一	宝玉之适情	161
二	宝玉之尽情	172
1.	宝玉对众女儿的“用情”	173
2.	宝玉对黛玉的深爱	183
3.	宝玉对自然物的怜护	195
三	宝玉之悟情	198
四	真假有无之辨	209
第三章	《红楼梦》本真情之善	219
一	“德”与“诚”之源流辨析	222
二	明清人对“生生”之德的发挥	230
三	《红楼梦》以“诚”发显“生生”之大德	240
1.	宝玉诚以守真	244
2.	宝玉诚以护生	260

第四章 《红楼梦》本真情之美	282
一 “和”之探源	284
二 传统和谐论及其实践之辨析	293
三 《红楼梦》情以致和、和以成情之本真和谐美	305
1. 宝玉本真情和谐美之三维度	306
2. 游戏在和谐美中的意义	312
3. 做诗在和谐美中的意义	320
4. “宝玉过生日”——本真情和谐美的范例	331
结语	349
主要参考文献	353
后记	364

上 篇

“人文”——“性灵”——“通灵” 的本真意蕴之辨

探寻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踪迹,是理解《红楼梦》人文意蕴的逻辑前提。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数千年本真人文思想的丰厚积淀,它是《红楼梦》人文思想的深厚文化土壤。

通过对“人文”源始义的追求,对中国早期原典人文思想的解读,以及对明清性灵思想的辨析,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所蕴涵的生命本真存在之意味。正是在中国传统丰厚的本真人文思想肥沃土壤的滋养下,《红楼梦》作者以其“通灵”的诗性哲思,将传统中国人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之思考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不能认同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没有人文传统”的

悲观看法^①。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不能用西方的思想尺度、既定概念来硬性地衡量中国的思想实情。事实上,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具有的深邃意蕴和独特的风格,恰恰适足弥补西方人文主义的偏失与不足,从而为整个人类的健全、健康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对《红楼梦》人文意蕴研究,其思想价值也就在这里。

本书上篇“人文”——“性灵”——“通灵”的本真意蕴之辨,主要对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生命存在本真意蕴进行梳理和辨析。首先,就中国传统文化早期“人文”的两种理解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对充分传达传统中国人文内涵中的生命存在本真意蕴的明清“性灵”思想之源流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在思想源流梳理、辨析的基础上,最后进入《红楼梦》“通灵”哲思具体内容的深入剖析。这部分尤其是对“意淫”蕴涵的情感之精神层面的

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思想文化界有过一场波及面很广、持续时间较长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董之林《“人文精神”讨论述略》:“这场讨论可以从《读书》杂志1994年辟出‘人文精神讨论’专栏为起点。迄今,如《作家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上海文学》、《文艺争鸣》、《东方》、《十月》等报刊已刊发各类文章六十余篇。当前文坛上的一批颇为活跃的作家与理论批评家,围绕‘人文精神’的定位、失落与重建,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取值与发展等问题,各陈其见,争议颇多。”“人文精神的倡导者认为当前必须提倡理想、崇高、对人的终极关怀,必须关注人的精神取向。”而持不同意见者认为:“一般的,欧洲文明式的”对人文精神的承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曾经是太奢侈太陌生了。忘记了这一点,便成了云端空论”。因此,对于“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引文见《光明日报》1995年6月21日)吴炫等人《人文精神寻思录之四·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我们今天谈人文精神的失落、遮蔽、重建,必须明确一个前提:传统中有人文精神?如果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根本找不到今天我们需要的人文精神,那么只能说传统中没有真正的人文精神,也就谈不上失落或遮蔽。”(见《读书》1994年第6期)